



漢語史與
中國古典文獻學
研究叢書



文子校注

彭裕商 著

四川出版集團
巴蜀書社

四川大學十五『211工程』重點建設學

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

文子校注

彭裕商 著



四川出版集團
巴蜀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文子校注 / 彭裕商著. — 成都: 巴蜀書社,
2006. 6

(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)

ISBN 7—80659—844—8

I. 文... II. 彭... III. ①道家②文子—校勘③文
子—注釋 IV. B223. 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6)第 046611 號

文子校注

彭裕商 著

責任編輯	李 桔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:(028)86259397
網 址	www.bsbook.com
發 行	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:(028)86259422 86259423
經 銷	新華書店
印 刷	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:(028)85011398
版 次	2006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03mm×140mm
印 張	8.125
字 數	200 千
書 號	ISBN 7—80659—844—8/I·268
定 價	20.00 圓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工廠調換

《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》

編委會

主 編：項 楚

編 委：周裕鍔 祝尚書 俞理明

沈伯俊 蔣宗福 張 勇

楊文全 段志洪 楊宗義

秘 書：劉長東

前 言

《文子》一書，唐天寶元年與《莊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庚桑子》同列爲道家四大經典，稱《通玄真經》，是道家的重要著作之一。

與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等道家經典相比，《文子》內容顯得較爲駁雜，其思想內容甚至有相互抵牾之處。如《精誠》云：“道散而爲德，德溢而爲仁義，仁義立而道德廢矣。”“是故聖人內修道德而不外飾仁義。”《自然》云：“去恩惠，舍聖智，外賢能，廢仁義，滅事故，棄佞辯，禁奸僞，即賢不肖者齊於道矣。”對仁義是否定的。而《微明》又說：“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，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，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，天下之尊爵也。”“百言百當者，不若舍趨而審仁義。”《上義》云：“治之本仁義也，其末法度也。”“雖有智能，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。智能并行，聖人一以仁義爲準繩。”又推崇仁義，這實在是使人摸不着頭腦。又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載，《文子》九篇，班固自注云：“老子弟子，與孔子并時，而稱周平王問，似依託者也。”今本《文子》十二篇，書中爲文子問老子，篇數與內容均與《漢志》不合，故學者多指爲僞書。

1973年，河北定縣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墓出土竹簡本《文子》，以《道德》篇為主，體裁為平王與文子相問答，與《漢志》合，似今本之偽更可斷定。然經學者細心研究，發現簡本內容却與今本相合，僅今本將平王問文子改為文子問老子^①，則《文子》一書，不能全盤否定當無可疑。

其實，《文子》非後人偽作，書中尚有許多內證。

《文子》書中多有戰國古文。如《道德》“壘無百蔬”，《自然》“田壘辟而無穢”，“壘”即“野”之古文（《汗簡》卷下之二73頁）^②。《上德》“天二炁即成虹，地二炁即泄藏，人二炁即生病”，《下德》“炁亂則智昏”、“萬物皆乘一炁而生，上下離心，炁乃上蒸……炁蒸於天地”，《上仁》“與天同炁”等，“炁”即“氣”之古文（《古文四聲韻·去聲》9頁）。《微明》“鏡大清者眎大明”、“眎於冥冥”，《上仁》“以天下之目眎”，“眎”即“視”之古文（《古文四聲韻·去聲》5頁）等等。作偽者都是假託古人而立言，并非要在文字上有什麼作為，自然應使用當時通行的文字，很難想象在文字上也使用業已廢棄的戰國古文。並且戰國古文在西漢時認得的人已經非常少了，也不可能隨心所欲地用來偽造古書。

建國以後，隨着考古學的發展，新出古文字資料日增，使我們得以窺見先秦古書的真面貌。而《文子》在引用古書方面則多

① 國家文物局等：《定縣40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》，《文物》1981年8期；《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〈文子〉的整理和意義》，《文物》1995年12期。

② 此所引《汗簡》、《古文四聲韻》均中華書局1983年版。

與出土古文字資料相合。如《老子》五章“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”，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、乙本均作“多聞數窮”，《文子·道原》引正作“多聞數窮”。《老子》四十七章“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”之“見天道”，馬王堆帛書甲、乙本及少數傳本（如傅奕本）作“知天道”，可知作“知天道”是較早的傳本。《文子·精誠》引此章也作“知天道”，與馬王堆帛書同。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本不諱“邦”，抄於漢興以前，乙本也抄於漢初。

用詞方面，《文子》也是較早的。

《道原》：“以退取先。”前人或疑“退”當作“後”。“後”與“先”自然相對，但以“退”與“先”相對，則見於較早的典籍。今傳本《老子》七章“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”，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、乙本均作“退其身而身先”，可見以“退”與“先”相對是較早的說法。《文子》書中“退”與“先”相對不止一處，如《道德》：“卑則尊，退則先。”《上仁》：“不敢行者，退不敢先也。”

《符言》：“道曰：‘芒芒昧昧，從天之威，與天同氣。’”《上仁》云：“道之言曰：‘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天同炁。’”此句又見《呂氏春秋·應同》，云：“黃帝曰：‘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元同氣。’”《淮南子·繆稱》也引此句，作：“黃帝曰：‘芒芒昧昧，從天之威，與元同氣。’”《呂氏春秋》與《淮南子》均作“黃帝曰”，與《文子》不同。黃老之學盛行於戰國中晚期到漢

初，黃老學者多託黃帝立說，至有改《老子》文以爲黃帝之言者^①，故《文子》作“道曰”，應是較早的。

《微明》：“言者禍也，舌者機也。出言不當，駟馬不追。”此又見睡虎地秦簡《爲吏之道》，云：“口，關也；舌，機也。一堵失言，四馬弗能追也。”《說苑·談叢》也有類同的語句，作：“口者，關也；舌者，機也。出言不當，駟馬不能追也。”睡虎地秦簡與《說苑》的說法近同，而《文子》的“言者禍也”，在意思上不如秦簡的“口，關也”，其說法當是較爲原始的。

馬王堆帛書《黃帝書》有《道原》一篇，《文子》也有《道原》篇，而《淮南子》篇名則作《原道》，唐蘭先生據此認爲《文子》當在《淮南子》之前，應爲先秦古籍^②。

總之，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，《文子》應該是先秦典籍。

《文子》一書，自唐柳宗元謂之爲“駁書”，學者遂認爲其書乃雜抄戰國典籍湊合而成。其實所謂“駁書”，實際上并非亂抄一氣，而仍是有道理可言的。

先秦學術演變，孔子以後儒分爲八，墨子以後墨分爲三。道家也不例外，老子以後，也有不同流派之分。

綜觀《老子》一書，內容大致可分爲兩個方面。一是思想修養方面的，包括認識論。如“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”，“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已”，“谷

① 如《列子·天瑞》：“黃帝書曰：‘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爲天地之根……’”即《老子》第六章文。

② 唐蘭：《馬王堆出土〈老子〉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75年1期。

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，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”，等等。另一方面是關於政治的，主要講取天下、治天下之道。如“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”，“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”，等等。故《漢書·藝文志》論道家云：“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術也。”後學承之，大別爲二。一派以莊子、列子爲代表，其學說主要強調修身養性，其最高境界有“形如槁木，心如死灰”之說，間或有論及政治方面的，如《莊子·天道》“本在於上，末在於下”一段，則當爲後學所增益。莊子爲宋蒙人，蒙地戰國時入魏。莊子書中記莊子與惠施交游，到過魏國，其活動範圍多在宋魏一帶。列子爲鄭人，戰國時鄭爲韓所滅。《戰國策·韓二》記史疾爲韓使楚，對楚王問，自言“治列子圍寇之言”，可知列子之學流傳於鄭韓一帶。由此觀之，莊列一派的道家當以北方中原鄭宋韓魏地區爲中心。道家另一派，即戰國至漢初盛行的黃老學派。這一學派包羅廣泛，涉及面很寬。其學說融合了當時的各家觀點，特點偏重在政治方面，多論治國之道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，於道家有如下描述：

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賡足萬物。其爲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。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

司馬談是學黃老之術的^①，則其所描述的道家自然也就是黃老學派的特色。由這段話可以看出來，道家的黃老學派，其特點是以虛靜的道德學說為主，同時兼采包容了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各家的觀點，以此構成一個道家的治國學說。故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稱一些著名的法家人物如申不害、韓非等，其學均歸本於黃老。此一學派，李學勤先生已指出，雖與齊稷下之學有關，但其主流實為以楚文化為背景的南方道家傳統^②。

目前所見黃老學派的著作，傳世典籍如《鶡冠子》，出土文獻有馬王堆帛書的《黃帝書》，共四篇，學者認為應即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載的《黃帝四經》^③。《文子》一書的思想體系，也屬這一學派。宋元學者業已指出，其書所論，多治國之道。如杜道堅《文子續義·自序》謂《文子》一書“歸本老子之言，歷陳天人之道，時變之宜，萃萬古於一編，誠經世之樞要也。楚平王聘而問道……”黃石翁《序》云：“（文子）親見聖人於衰周，懷至寶而不耀，嘗究觀天道人事強弱興廢自然之理，著書十有二篇。蠶用之平吳而霸越，又以其餘緒全身肥家，三積三散，保其令名。”《抱朴子·釋滯》也說文子“祖述黃老”。書中所言，以道家虛靜的道德理論為主，此外，尚包含有其他各家的學說。如

① 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言其父司馬談“習道論於黃子”。黃子，《集解》引徐廣說云：“《儒林傳》曰黃生，好黃老之術。”可知其父所學乃黃老之術。

② 李學勤：《再論楚文化的流傳》，《李學勤集》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，1989年。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記載樂氏之族樂臣公學黃帝、老子，其本師號河上丈人，其學流行於齊地高密、膠西一帶。

③ 唐蘭：《馬王堆出土〈老子〉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75年1期。

《精誠》“君子慎其獨也”，其說法源自《禮記·中庸》、《大學》。“夫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，故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抄自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章句。“故大人與天地合德，與日月合明，與鬼神合靈，與四時合信。”抄自《易·文言》。《道德》：“河出圖，洛出書。”見《易·繫辭》。“處大不溢，盈而不虧；居上不驕，高而不危。盈而不虧，所以長守富也；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。富貴不離其身，祿及子孫。”類同的說法見於《孝經·諸侯章》^①。《道德》篇文子問德、仁、義、禮、聖、智，除德而外，其餘五者為儒家思孟學派的“五行”，見於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和郭店楚簡《五行》。書中對“五行”的解釋雖與儒家有出入，但其本源於儒家是清楚的。《精誠》：“處於不傾之地，積於不盡之倉，載於不竭之府，出令如流水之源，使民於不爭之官，開必得之門，不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處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復。”抄自《管子·牧民》。“夫召遠者，使無為焉；親近者，言無事焉；唯夜行者能有之。”抄自《管子·形勢》。《下德》：“人不兼官，官不兼事。”同於《韓非子·難一》。“農士工商，鄉別州異。”同於《管子·小匡》。《下德》：“明於施（禁）舍開塞之道。”“禁舍開塞”為兵家術語，見《尉繚子·兵談》、《制談》等篇。其他與儒、法、兵諸家類同的觀點或語句書中尚有不少，此不備舉。書中往往涉及

① 《孝經·諸侯章》：“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；制節謹度，滿而不溢。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；滿而不溢，所以長守富也。富貴不離其身，然後能保其社稷，而和其民人。”

治國之術，特別是《自然》以下數篇，基本上都是論治術的。其中也不乏陰陽五行學說，如《精誠》“政失於春，歲星盈縮，不居其常”直至文末一段，《自然》“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”、“音氣不戾八風，詘申不違五度”，《下德》“帝者體太一，王者法陰陽，霸者則四時，君者用六律”，《上禮》“列金木水火土之性，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，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，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，察四時孟仲季之序，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”，以及《微明》篇所引“中黃子”學說，等等。

此外，唐蘭、李學勤等先生還舉出《文子》與馬王堆帛書《黃帝書》的許多類同的思想觀點和文句^①，這些都足以窺見《文子》一書的性質。

關於《文子》的成書年代，《漢志》言文子與孔子同時，則當在春秋晚期。班氏自注謂“稱周平王問”，則年代不合，故前人以為平王當為春秋晚期之楚平王^②。今所見定縣八角廊漢簡與傳世本《文子》均祇稱“平王”，無一例稱“周平王”，則“平王”蓋即楚平王。但“平王”為謚稱，“文子”為尊稱，都是後人的稱呼，應為其弟子後學所記，則其書當成於平王、文子之後。其書抄《管子》、《易傳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經》等書，與《莊子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韓非子》等典籍類同的文句也隨處可見，可能是相互影響抄襲的結果。且由以下幾點觀之，其書

① 唐蘭：《馬王堆出土〈老子〉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75年1期；李學勤：《帛書〈道原〉研究》，《古文獻叢論》，上海遠東出版社，1996年。

② 杜道堅：《通玄真經續義·自序》；孫星衍：《問字堂集》等。

應經後人陸續增益而成，並非一時之作。一、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言《文子》九篇，而今傳本爲十二篇，其間應有後人加工或增益的部分。二、李學勤先生指出，以八角廊漢簡《文子》與今傳本對照，見於簡本的一般是問答體的段落，而今傳本中“老子曰”起首的各章，基本上都不見於簡本，則非問答體的許多內容可能爲後人所摻入^①。三、前已提到，《文子》書中多有前後觀點矛盾之處，則其作者當不祇一人，其中應存在年代上的差距，這與《墨子》、《莊子》的情況類似。因此，其書中章節可能有早晚之分，其中較早的材料可能到戰國早中期，或與文子生存年代接近，較晚的則當屬戰國晚期。又以《漢志》九篇，今十二篇觀之，該書東漢以後可能仍陸續有所增補和摻入，但總的來說，其書是先秦時期就業已存在的，書中多有戰國古文也證明了這一點。

王利器先生認爲《文子》書中諱邦諱盈，其成書當在漢惠帝之時^②，其說可商。古人雖有“臨文不諱”之說^③，但實際上是隨時因諱而改文。如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本不諱邦不諱盈，乙本則諱邦諱盈，不能據乙本而說《老子》成書於漢惠帝以後。又如郭店楚簡《緇衣》引《詩·文王》“萬邦作孚”，《禮記·緇衣》則避劉邦諱，改作“萬國作孚”，不能據此說《緇衣》作於漢興以後。《文子·精誠》“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”，《群書治要》作

① 李學勤：《試論八角廊簡〈文子〉》，《文物》1996年1期。

② 王利器：《文子疏義》6頁，中華書局，2000年。

③ 《禮記·曲禮上》。

“治人者”，今傳本明顯是避唐高宗李治之諱。故僅據避諱，祇能推斷某書的某一傳本抄於何時，不能推斷其成書年代。

《文子》一書，自北魏以來有李暹、張湛、徐靈府（默希子）、朱弁、杜道堅等人所注。今所存除徐靈府、杜道堅所注相對較為完整而外，餘均亡佚或殘缺不全，其書原文也頗多訛誤。今人的注釋，早些時候，有李定生、徐慧君二位先生合著的《文子要詮》^①，該書以臺灣《正統道藏》徐注本為底本，參校杜道堅《文子續義》、朱弁注七卷本及其他有關文獻，以校勘原文，注釋中也吸收了前輩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。今又在原書基礎上，整理而成為《文子校釋》一書^②，書中對《要詮》文字校勘方面的錯誤多有改正。近年，王利器先生又據徐注本以作《文子疏義》^③，廣徵博引，多所發明。然其書所錄原文沿襲徐本之誤，

① 李定生、徐慧君：《文子要詮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8年。

② 李定生、徐慧君：《文子校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。

③ 王利器：《文子疏義》，中華書局，2000年。

又加之時有錯舛^①，故仍有不便學者之處，尤其是初學者。李學勤先生曾說，初學者更需要準確的知識^②。筆者執教於高校，深感高校學子的確需要訛誤較少、訓釋簡明的古籍注本。宋杜道堅撰《文子續義》，其所載原文較之徐注本，頗有勝處。《四庫提要》謂：“蓋道堅生當宋季，猶見諸家善本，故所載原文，皆可正後來訛誤。”現本書即以《四庫全書》本《文子續義》為底本，並參照其他傳本及相關典籍，擇善而從，以校勘原文。又筆者從事於古文字研究，深感古文字學的成果在古書釋讀中的重要作用。故本書注釋，除參考以上諸書的成果而外，還儘量採用了古文字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新成果。本書以高校青年教師以及博士、碩士研究生為主要讀者，故不務旁徵博引，而重在闡釋古書文義，力求要言不煩，以冀對《文子》之解讀有所裨益。

又《文子》一書，用字不很規範，書中往往有些字體與一般

① 如《文子疏義》14頁“柔弱者道之用也。用者，通也”，266頁“君子有酒，言其過量”，“用者通也”、“言其過量”均為默希子注文；18頁“萬物并作，吾以觀其後”，後為復之誤；19頁“夫神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”，神為形之誤；31頁“音者，官立而五音形矣”，官為宮之誤；46頁“後之剛不及”，剛為則之誤；63頁“與四合信”，四字下脫時字；91頁“不居者即無處無形”，上“無”字當刪；154頁“萬勢之勢”，上勢字為乘字之誤；同頁“天之道仰高而舉下”，仰為抑之誤；175頁“包裹天地”，裹為裏之誤；177頁“失其所寧者，謂舍內寧而外求寧則因矣。失所治者，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惑矣”，“謂王有分而爭奪生”，“物有美而見害，人希名而召禍”，200頁“非譽不能生，寵辱不能驚”，均為默希子注文而誤為正文，且“王有分”又為“玉石有分”之誤；261頁“天二惑”、“地二惑”、“人二惑”，惑為炁之誤；336頁“安其居，樂其業”為注文而誤為正文；397頁“以萬為一同異”，本作“以萬異為一同”；451頁“天地之氣，莫大於和”一段本見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，而注均誤為《主術訓》；515頁“明於天道之道”，上道字為地字之誤，等等。

② 李學勤：《古文字學初階·序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
常見的繁體字有異，兩者之間或僅僅祇是筆劃上的一點小差異，或相通用，如“強”之與“强”、“竒”之與“奇”、“蓋”之與“盖”、“搖”之與“搖”、“寧”之與“甯”、“苙”之與“蒞”、“閑”之與“閒”、“尸”之與“屍”等等，爲避免煩瑣，注文中均直接換成常見的繁體字，不一一加以說明。

目 錄

前 言	(1)
道 原	(1)
精 誠	(27)
九 守	(51)
符 言	(74)
道 德	(94)
上 德	(112)
微 明	(132)
自 然	(153)
下 德	(172)
上 仁	(193)
上 義	(211)
上 禮	(228)
附 錄 本書引用現當代學者著作及古文字材料著錄書	(245)